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

詩曰： 落落貧寒一布衣，未能仗劍對公車。心承孟母三遷教，腹飽陳平六出奇。
鐵羽濡飛嗟此日，腰金衣紫待何時？男兒未遂封侯志，空負堂堂七尺軀。

話說張邦昌聽得宗爺說出那兩樁故事，明知是罵他妒賢嫉能，卻又自家有些心虛，發不出話來，真是個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便道：「岳飛，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，今問你敢與梁王比箭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老爺有令，誰敢不遵？」宗爺心中暗喜：「若說比箭，此賊就上了當了！」便叫左右：「把箭垛擺列在一百數□步之外。」梁王看見靶子甚遠，就向張邦昌稟道：「柴桂弓軟，先讓岳飛射罷。」邦昌遂叫岳飛下階先射。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將靶子移到二百四□步，令岳飛不敢射，就好將他趕出去了。

誰知這岳大爺卻不慌不忙，立定了身，當天下英雄之面，開弓搭箭，真是個是弓開如滿月，箭發似流星，颼颼的一連射了九枝。祇見那搖旗的搖一個不住，播鼓的播得個手酸。方纔射完了，那監箭官將九枝箭，連那射透的箭靶，一齊拜上廳來，跪著。張邦昌是個近視眼，看那九枝箭並那靶子一總擺在地下，不知是甚麼東西。祇聽得那官兒稟道：「這舉子箭法出眾，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。」張邦昌等不得他說完，就大喝一聲：「胡說！還不快拿下去！」

那梁王自想：「箭是比他不過了，不若與他比武，以便將言語打動他，令他詐輸，讓這狀元與我。若不依從，趁勢把他砍死，不怕他要我償命。」算計已定，就稟道：「岳飛之箭皆中，倘然柴桂也中了，何以分別高下？不若與他比武罷。」邦昌聽了，就命岳飛與梁王比武。

梁王聽了，隨即走下廳來，整鞍上馬，手提著一柄金背大砍刀，拍馬先自往校場中間站定，使開一個門戶，叫聲：「岳飛！快上來，看孤家的刀罷！」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，怕他是個王子，怎好交手，不覺心裡有些躊躇。勉強上了馬，倒提著槍，慢騰騰的懶得上前。那校場中來考的、看的，有千千萬萬，見岳飛這般光景，俱道：「這個舉子那裡是梁王的對手？一定要輸的了！」就是宗爺也祇道：「他是臨場膽怯，是個沒用的，枉費了我一番心血！」

且說梁王見岳飛來到面前，便輕輕的道：「岳飛，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，你若肯詐敗下去，成就了孤家大事，就重重的賞你；若不依從，恐你性命難保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千歲吩咐，本該從命，但今日在此考的，不獨岳飛一人，你看天下英雄，聚集不少，那一個不是□載寒窗，苦心習學，祇望到此博個功名，榮宗耀祖？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，富貴已極，何苦要佔奪一個武狀元，反丟卻藩王之位，與這些寒士爭名？豈不上負聖主求賢之意，下屈英雄報國之心！竊為千歲不取，請自三思！不如還讓這些眾舉子考罷。」梁王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好狗頭！孤家好意勸你，你若順了孤家，豈愁富貴？反是這等胡言亂語。不中抬舉的狗才！看刀罷！」說罷，當的一刀，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。岳大爺把槍望左首一隔，架開了刀。梁王又一刀攔腰砍來。岳大爺將槍杆橫倒，望右邊架住。這原是「鷓子大翻身」的家數，但是不曾使全。惱得那梁王心頭火起，舉起刀來，當當當一連六七刀。岳大爺使個解數，叫作「童子抱心勢」，東來東架，西來西架，那裡會被他砍著？梁王收刀回馬，轉演武廳來。岳大爺亦隨後跟來，看他怎麼。

祇見梁王下馬上廳來，稟張邦昌道：「岳飛武藝平常，怎能上陣交鋒？」邦昌道：「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。」宗爺見岳飛跪在梁王後頭，便喚上前來道：「你這樣武藝，怎麼也想來爭功名？」岳飛稟道：「武舉非是武藝不精，祇為與梁王有尊卑之分，不敢交手。」宗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就不該來考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三年一望，怎肯不考？但是往常考試，不過跑馬射箭，舞劍掄刀，以品優劣。如今與梁王刀槍相向，走馬交鋒，豈無失誤？他是藩王尊位，倘然把武舉傷了，武舉白送了性命；設或武舉偶然失手，傷了梁王，梁王怎肯干休？不但武舉性命難保，還要拖累別人。如今祇要求各位大老爺作主，令梁王與武舉各立一張生死文書。不論那個失手，傷了性命，大家不要償命。武舉纔敢交手。」宗爺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。自古道壯士臨陣，不死也要帶傷，那裡保得定？柴桂你願不願呢？」梁王尚在躊躇，張邦昌便道：「這岳飛好一張利嘴！看你有些本事，說得這等決絕？千歲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書，倘他傷了性命；好叫眾舉子心服，免得別有話說。」梁王無奈，祇得各人把文書寫定，大家畫了花押，呈上四位主考，各用了印。梁王的交與岳飛，岳飛的交與梁王。梁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，張邦昌接來收好。岳大爺看見，也將文書來交與宗澤。宗爺道：「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，自然自家收著，與我何涉，卻來交與我收？還不下去！」岳大爺連聲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！」

兩個一齊下廳來，岳大爺跨上馬，叫聲：「千歲，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。我的文書宗老爺卻不肯收，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就来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去尋著了眾弟兄們，便叫聲：「湯兄弟，倘若停一會梁王輸了，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他的帳房門首，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攢盤，好照應照應。」又向張顯道：「賢弟，你看帳房後邊盡是他的家將，倘若動手幫助，你可在那裡攔擋些。王賢弟，你可整頓兵器，在校場門首等候，我若是被梁王砍死了，你可收拾我的屍首。若是敗下來，你便把校場門砍開，等我好逃命。這一張生死文書，與我好生收著。倘然失去，我命休矣！」吩咐已畢，轉身來到校場中間。那時節，這些來考的眾舉子，並那看的人，真個人千人萬，挨挨擠擠，四面如打著圍牆一般站著，要看他二人比武藝。

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，心裡就有些慌張了，即忙回到帳房之中。列位看官，這又不是出征上陣，祇不過考武，為甚麼有起帳房來呢？一則，他是一家藩王，比眾不同；二來，已經買服奸臣，縱容他胡為，不去管他；三來，他是心懷不善，埋伏家將虞候在內，以備防護。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，自己與門客在中間，兩旁是家將虞候並那些親隨諸色人等。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，即喚集家將虞候人等齊集面前，便道：「本藩今日來此考武，穩穩要奪個狀元。不期偏偏的遇著這個岳飛，要與本藩比試，立了生死文書，不是我傷他，定是他傷我。你們有何主見贏得他？」眾家將道：「這岳飛有幾個頭，敢傷千歲？他若差不多些就罷，若是恃強，我們眾人一擁而出，把他亂刀砍死。朝中自有張太師等作主，怕他怎的？」

梁王聽了大喜，重新整理好了，披掛上馬，來到校場中間，卻好岳大爺纔到。梁王抬起頭來，看那岳飛雄赳赳，氣昂昂，不比前番膽怯光景，心中著實有些膽怯，叫聲：「岳舉子，依著孤家好！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，少不得榜眼、探花也有你的分，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，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作對呢？」岳大爺道：「王爺聽稟，舉子□載寒窗，所為何事？自古說：『學成文武藝，原是要貨與帝王家的。』但願千歲勝了舉子，舉子心悅誠服。若以威勢相逼，不要說是舉子一人，還有天下許多舉子在此，都是不肯服的！」

梁王聽了大怒，提起金背刀，照岳大爺頂梁上就是一刀。岳大爺把瀝泉槍咯當一架。那梁王震得兩臂酸麻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不由心慌意亂，再一刀砍來。岳大爺又把槍輕輕一舉，將梁王的刀梟過一邊。梁王見岳飛不還手，祇認他是不敢還手，就膽大了，使開金背刀，就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望岳大爺頂梁頸膊上祇顧砍來。岳大爺左讓他砍，右讓他砍，砍得岳大爺性起，叫聲：「柴桂，你好不知分量！差不多全你一個體面，早些去罷了，不要倒了楣呀！」梁王聽見叫他名字，怒髮如雷，罵聲：「岳飛好狗頭！本藩抬舉你，稱你一聲舉子，你擅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？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」提起金背刀，照著岳大爺頂梁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。這岳大爺不慌不忙，舉槍一架，梟開了刀，耍的一槍，望梁王心窩裡刺來。梁王見來得利害，把身子一偏，正中肋甲條。岳大爺把槍一起，把個梁王頭望下，腳朝天挑於馬下；復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祇聽得合校場中眾舉子並那些看的人，齊齊的喝一聲彩。急壞了左右巡場官，那些護衛兵丁軍夜班等，俱嚇得面面相覷，巡場官當下吩咐眾護兵：「看守了岳飛，不要被他走了！」那岳大爺神色不變，下了馬，把槍插在地上，就把馬拴在槍杆之上等令。

祇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：「眾位大老爺在上，梁王被岳飛挑死了，請令定奪。」宗爺聽了，面色雖然不改，心裡卻也有些驚慌。張邦昌聽了大驚失色，喝道：「快與我把這斷綁起來！」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飛奔的下來，將岳大爺捆

綁定了，推到將臺邊來。那時梁王手下這些家將，各執兵器搶出帳房來，想要與梁王報仇。湯懷在馬上把爛銀槍一擺，牛皋也舞起雙鎗，齊聲大叫道：「岳飛挑死梁王，自有公論。爾等若是恃強，我們天下英雄，是要打抱不平的嘍！」那些家將看見風色不好，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，纔待出來，早被張顯把鉤連槍，將一座帳房扯去了半邊，大聲吆喝道：「你們誰敢擅自動手，休要惹我們眾好漢動起手來，頃刻間叫你們性命休想留了半個！」當時這些看的人有笑的，有高声附和的，嚇得這些虞候人等怎敢上前？況且看見刀斧手已將岳飛綁上去了，諒來張太師焉肯放他，祇得齊齊的立定，不敢出頭。

祇有牛皋看見綁了岳大哥，急得上天無路！正在驚慌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：「將岳飛斬首號令！」左右方纔答應，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：「住著！」急忙出位來，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，一手攙住王鐸的手，說道：「這岳飛是殺不得的！他兩人已立下生死文書，各不償命，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。若殺了他，恐這些舉子不服，你我俱有性命之憂。此事必須奏明聖上，請旨定奪纔是。」邦昌道：「岳飛乃是一介武生，敢將藩王挑死，乃是個無父無君之人。古言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何必再為啟奏？」喝叫：「刀斧手，快去斬訖報來！」左右纔應得一聲：「吓！得令……」得令兩字尚未說完，底下牛皋早已聽見，大聲喊道：「呸！天下多少英雄來考，那一個不想功名？今岳飛武藝高強，挑死了梁王，不能夠做狀元，反要將他斬首，我等實是不服！不如先殺了這瘟試官，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！」便把雙鎗一擺，望那大纛旗杆上當的一聲。兩條鎗一齊下，不打緊，把個旗杆打折，哄囉一聲響倒將下來。再是眾武舉齊聲喊叫：「我們三年一望，前來應試，誰人不望功名？今梁王倚勢要強佔狀元，屈害賢才，我們反了罷！」這一聲喊，趁著大旗又倒下，猶如天崩地裂一般。宗爺將兩手一放，叫聲：「老太師！可聽見麼？如此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。」

張邦昌與那王鐸、張俊三人，看見眾舉子這般光景，慌得手足無措，一齊扯住了宗爺的衣服道：「老元戎，你我四人乃是同船合命的，怎說出這般話來？還仗老元戎調處安頓方好。」宗爺道：「且叫旗牌傳令，叫眾武舉休得囉哩，有犯國法，且聽本帥裁處！」旗牌得令，走至滴水檐前，高聲大叫道：「眾武舉聽著，宗大老爺有令，叫你們休得囉哩，有犯國法，且靜聽大老爺裁處。」底下眾人聽得宗大老爺有令，齊齊的擁滿了一階，竟有好些直擠到演武廳上來七張八嘴的。

當下張邦昌便對著宗爺道：「此事還請教老元戎如何發放呢？」宗爺道：「你看人情洵洵，眾心不服，奏聞一事也來不及。不如先將岳飛放了，先解了眼前之危，再作道理。」三人齊聲道：「老元戎所見不差。」吩咐：「把岳飛放了綁！」左右答應一聲「得令」，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。岳大爺得了性命，也不上前去叩謝，竟去取了兵器，跳上了馬，往外飛跑。牛皋引了眾弟兄隨後趕上。王貴在外邊看見，忙將校場門砍開，五個弟兄一同逃出。這些來考的眾武舉見了這個光景，諒來考不成了，大家一哄而散。這裡眾家將且把梁王屍首收拾盛殮，然後眾主考一齊進朝啟奏。不知朝廷主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